娛書堂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娛書堂詩話
作者：趙與虡　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四庫全書》

臣等謹案，《娛書堂詩話》一卷，宋趙與虡撰。虡字，《集韻》音牛閑切，《說文》訓虎怒，故其字爲威伯。以《宋史》宗室表連名次第考之，蓋太祖十世孫也。書中多稱陸遊、楊萬里、樓鑰晚年之作，又引張淏《雲谷雜記》，是寧宗以後人矣。觀其所論，大抵以神韻脫灑爲宗，其引楊萬里《千巖摘稿》序及姜堯章《白石詩稿》自序，頗以江西宗派爲未善其宗旨者可知，殆當宋元之交，詩派將變之時，學者方厭棄黃陳餘唾，而欲矯以清新，故其議論如此，雖未必盡合詩家正諦，而一時風會升降之故，要即可於此覘之。至其他徵引，亦多詳核可据，頗有足資考證者焉。

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

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：「高歌懷地肺，遠賦憶天台。」極為的對。《真誥》云：「金陵者，洞虛之膏腴，句曲之地肺。」注云：其地肥，故曰膏腴，水至則浮，故曰地肺也。

古樂府云：「愛惜加窮褲，防閒托守宮。」《冷齋夜話》云：「窮褲，漢時話，今襠褲也。然未詳所出。」按西漢上官後傳：「宮人使令皆為窮褲，多其帶。」服虔曰：「窮褲，有前後襠，不得交通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即今之綰襠褲也。」

蘇才翁（舜元）仕為轉運使，皇佑辛卯按部至海昌，安國寺藏院留一詩於壁曰：「華堂三月初三日，絮撲紗窓燕拂簷。蓮子數杯嘗淡酒，柘枝一曲試春衫。階臨池面勝看鏡，屋映花叢當下簾。誰倚南樓指新月，玉鉤素手兩纖纖。」書法遒勁，有懷素體，今刻於石。

《冷齋夜話》稱文與可詩精絕，《鷺鷥》云：「頸細銀鉤淺曲，腳高緑玉深翹。岸上水禽無數，有誰似爾風標。」予閲與可詩，複有云：「避雨竹間點點，迎風柳下翩翩。靜依寒蓼如畫，獨立晴沙可憐。」造語尤清新可愛。

《虞翻傳》：翻放棄南方，自恨淪沒，每謂生無可樂，死以青蠅為吊客。故靈澈謫汀州詩云：「青蠅為吊客，黃耳寄家書。」

黃亞夫（庶）怪石絕句云：「山鬼水怪著薜荔，天祿闢邪眠莓苔。鉤簾坐對心語口，曾見漢唐池館來。」天祿闢邪，獸名。漢西域傳：烏弋有桃拔。孟康曰：似鹿長尾一角者，或為天祿兩角者，或為闢邪。

李西台直宿早朝二詩，其一曰：「春風夜急銅龍漏，淡月半斜金井欄。已覺亞枝花露重，宿鶯猶睡怯餘寒。」其二云：「著衣香重海棠風，人在瀛洲御苑東。將對赤墀班未定，井幹樓角日先紅。」呂居仁跋云：「觀西台詩，想見國初太平氣象不遠，餘風遺烈，足以悚動後世。約想貞觀初，難與數子階，吾與諸公亦云。」

山谷自黔中還荊南，見一女子奇美，因賦水仙花以寓意。山谷下世，女子貧不能給，其夫鬻於田氏。一日，召髙子勉飲。妾出侑觴，子勉請以詩中國香字名之，因作長篇紀其事。有云：「卻把水仙花說似，猛省西家黃學士。乃能知妾妾當時，悔不書空作黃字。」每誦至此，未達其旨。因閲唐李賀《唐兒歌》：「東家嬌娘求對值，濃笑書空作唐字。」之句，方悟子勉之意。

郭功甫嘗與王荊公登金陵鳳凰台，追次李太白韻，援筆立成，一座盡傾。白句人能誦之，郭詩罕有紀者，今俱紀之。太白云：「鳳凰台上鳳凰游，鳳去台空江自流。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鷺洲。揔為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。」功甫云：「髙台不見鳳凰游，浩浩長江入海流。舞罷青娥同去國，戰殘白骨尚盈丘。風摇落日吹行棹，潮湧新沙換故洲。結綺臨春無處覓，年年芳草向人愁。」

陸放翁云：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以道詩云：「奴愛才如蕭穎士，婢知詩似鄭康成。」晁公大愛賞。二事所出漫記於此：《世說》：鄭玄使一婢，忤意，將撻之，方為陳說，玄曳之泥中。一婢來曰：「胡為乎？」泥中答曰：「薄言往訴，逢彼之怒。」《摭言》：蕭穎士有僕，事之十餘年。穎士捶楚嚴酷，人或激之擇木。僕曰：「非不能他去，愛其才耳。」

東坡謂晨飲為澆書黃門，謂午睡為攤飯陸務觀。嘗有絕句云：「澆書滿挹浮蛆甕，攤飯橫眠夢蝶床。莫笑山翁見機晚，也勝朝市一生忙。」

鷓鴣其聲格磔可聽，世俗想象其音，或云懊惱澤家，或云行不得哥哥。蓋方言不同，而歌詠亦各用之。韋莊詠《鷓鴣》詩云：「南禽無侶似相依，錦翅雙雙傍馬飛。孤竹廟前啼暮雨，汨羅祠畔吊斜暉。秦人只解歌為曲，越女空能畫作衣。懊惱澤家空有恨，年年嘗憶鳳城歸。」山谷詠《李居馴鷓鴣》云：「真人夢出大槐宮，萬里蒼梧一洗空。終日憂兄行不得，鷓鴣應是庳亭公。」韋用前語，黃用後語。

羅隱嚴陵灘詩、範文正釣台詩，皆押高字。範詩特高妙，至用雲台事，尤非隱所及。羅云：「中都九鼎勒英髦，漁釣牛蓑且遁逃。世祖升遐夫子死，原陵不及釣台高。」範云：「漢包六合網英髦，一個冥鴻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雲台爭似釣台高。」二詩優劣可見。

曾參預從龍赴省，時館於衢州之順溪，題一絕云：「紅照西沈暫解鞍，偶然假館豈求安。新豐獨酌誰為侶，坐對窓前竹一竿。」識者已韙之矣。是年竟至大魁，致身政府，至今其館匾為狀元。

四明高端叔，博學能詩，鄉里推重。嘗有雨詩一聯云：「灑窓蠶食葉，入竹蠏行沙。」人稱其工。又有對云：「人間桂子月中種，水底梅花堤上枝。」坎壈不仕。樓攻愧挽之云：「弟子皆藍綬，先生竟白袍。」

毛國英，澤民之仲子也，以詩自鳴。嘗經岳侯駐兵之地，江禁方嚴，國英投詩云：「鎖鐵沉沉截碧江，風旗獵獵駐危檣。禹門縱使高千尺，放過蛟龍也不妨。」侯曰：「詩人也。」委舟以渡之。

僧志南能詩，朱文公嘗跋其卷云：「南詩清麗有餘，格律閒暇無蔬筍氣。」如云：「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」每深愛之。

唐制，有冤者哭昭陵下。故李洞策夜簾前獻詩曰：「公道此時如不得，昭陵痛哭一生休。」陸務觀亦有句云：「積忿有時歌易水，孤忠無路哭昭陵。」

羅隱繡詩云：「花隨玉指添春色，鳥逐金針長羽毛。」趙彥若翦彩花詩云：「花隨紅意發，葉就綠情新。」鑄意俱奇，皆警句也。

白樂天獻裴晉公詩云：「聞說風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時。」王禹玉上文潞公詩云：「功業特高嘉佑末，精神如破貝州時。」檃括樂天語也。

胡忠簡公以言事忤賊檜，謫嶺外。士大夫畏罪，莫敢與談。獨瀘溪王庭圭以詩送之。其一云：「囊封初上九重闕，是日清都虎豹閒。百闢動容觀奏牘，幾人回首愧朝班。名高北斗星辰上，身墮南州瘴海間。豈待他年公議出，漢庭行召賈生還。」其二云：「大廈元非一木支，欲將獨力拄傾危。癡兒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為天下奇。當日奸諛皆膽落，平生忠義只心知。端能飽吃新州飯，在處江山足護持。」為邑人歐陽安永告訐，竄辰州，檜斃，始召還。

唐任濤，高安人。詩名早著，有「露團沙鶴起，人臥釣船流。」之句，李常侍隲廉察江西，特與放裏役。

胡文恭公子宗炎，善為詩，有句云：「飛禽避軒蓋，殘果落苺苔。」歐公賞之。

周晞稷承勳，有詩名，曾為瑞州新昌尉。題度門院詩云：「才入度門寺，先觀覺範詩。昔人吟不盡，今日到方知。地僻寒來早，山高月上遲。池邊老修竹，曾映董生幃。」蓋龔龍圖端書堂在焉。宿玉龍宮云：「夜爇松脂火，朝焚栢子香。舉家來萬壽，佳節遇重陽。雨止雲穿日，風高天欲霜。吾廬籬下菊，應怪未還鄉。」

舊傳一貧士死，見陰吏，為言當再生，汝有三百甕鹽祿未盡。陸放翁病愈絕句云：「鏡中無複舊朱顏，一笑衰翁尚爾頑。三百甕鹽消未盡，不知更著幾年還。」戲用此事。

昔有沙門游永嘉雁蕩，欲賦未就，遇負薪老人倚杖而嘆，問曰：「何嘆？」曰：「一生看不足。」遂得句云：「四海名山曾在目，就中此境難圖録。巖前撞見白頭翁，自道一生看不足。」

洪州大智禪寺百丈山，高可千尺，為大叢林。唐宣宗嘗以詩題云：「大雄真跡枕危巒，梵宇層樓峻萬般。日月每從肩上過，山河長在掌中看。仙峰不間三春秀，靈鏡無時六月寒。更有上方人罕到，暮鐘朝磬碧雲端。」不獨為此山絕唱，而帝王意度於此可見。

楊誠齋序千巖摘槁云：「余嘗論近世之詩人，若范石湖之清新、尤梁溪之平淡、陸放翁之敷腴、蕭千巖之工致，皆餘之所畏者。」姜白石詩槁自序云：「尤延之先生為餘言：近世士人喜宗江西，溫潤有如範至能者乎？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？高古如蕭東夫？俊逸如陸務觀？是皆自出機杼，亶有可觀者。又奚以江西為哉？」觀二公推許，想見當時騷雅之盛，建安、大歷風斯在下。

王武臣（度），豫章新建人。吟詩有警句如：「雲生坐來石，風掩讀殘書。」「危紅賒晚景，漲緑上平沙。」「鴉分供餘食，鴿亂著殘棋。」「樵斧和雲砍，漁蓑帶雪披。」皆新奇可誦，張紫薇、謝艮齋極口稱賞。

康伯可（與之）紹興間過清江，游慧力寺，題二詩於松風亭。其一云：「天涯芳草盡緑，路旁柳絮爭飛。啼鳥一聲春晚，落花滿地人歸。」其二云：「江上濃陰曉未開，瘦笻支我上蒼苔。春寒前日去已盡，今日又從何處來？」

王荊公初夏絕句云：「石梁茅屋有彎崎，流水濺濺度兩陂。晴日暖風生麥氣，緑陰幽草勝花時。」石湖範公云：「嘗蒙恩獨引賜宴，壽皇於行苑中，親誦後二句，以為佳。」

姜堯章(夔)居苕溪，與白石洞天為鄰。潘轉庵字之曰「白石道人」。且畀之以詩曰：「人間官爵似撏蒲，採到枯松亦大夫。白石道人新拜號，斷無繳駁任稱呼。」堯章報以長句，其詞云：「南山仙人何所食，夜夜山中煮白石。老人喚作白石仙，一生費齒不費錢。仙人食罷腹便便，七十二峰生肺肝。真祖只在南山南，我欲從之不憚遠，無方煮石何由軟。佳名錫我何敢辭，但愁自此長苦飢。囊中只有轉庵詩，更當掬手三咽之。」

李莊簡公(光)詩，清絕可愛。越中雙雁道中一絕云：「晚潮落盡水涓涓，柳老秧齊過禁煙。十里人家雞犬靜，竹扉斜掩護蠶眠。」後在政府，與賊檜議論不合，為中司所擊，送藤州安置。差察院使臣伴送，公戲之云：「日日孤村對落暉，瘴煙深處忍分離。追攀重見蔡明遠，贖罪難逢郭子儀。南渡每憂鳶共墮，北轅應許雁相隨。馬蹄慣踏關山路，他日重來又送誰。」亦婉而有深意。

韓子蒼題淵明採菊圖詩云：「九日東籬採落英，白衣遙見眼能明。向令自有杯中物，一段風流可得成。」曾文清公訪戴圖詩云：「小艇初從本不期，剡中雪月共明時。不因興盡回船去，那得山陰一段奇。」兩詩意同，均為佳作。

曾文清謝路憲送蝌詩：「從來嘆賞內黃侯，風味尊前第一流。只合蹣跚赴湯鼎，不須辛苦上糟丘。」內黃侯三字甚新。

梅聖俞因劉原甫戲言之讖，竟終於都官，葬在宮城，俗呼為梅夫子墓。吊之者有句云：「贏得兒童叫夫子，可憐名位只都官。」

太宗命蘇易簡講《文中子》，有楊素遺子食經，羹藜含糗之說。上因問：「食品何物最珍？」對曰：「食無定味，適口者珍。臣止知藘汁為美。臣憶一夕寒甚，擁爐痛飲，夜半吻燥，中庭月明殘雪，中覆一藘盎。引缶連沃，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，鸞脯鳳臘，殆恐不及。屢欲作氷壺先生傳紀之，而未暇也。」上笑而然之。陳簡齋食藘詩曰：「氷壺先生當立傳，木奴魚婢何足録。」陸務觀亦云：「髯須主簿方用事，氷壺先生來解圍。」魚婢事出《古今注》，江東謂青魚為婢。

髙皇棄天下，金人來為吊祭禮。丞相京公(鏜)以檢正假儀曹長，充使報謝。至近境，聞燕以樂，公以遏音。辭且曰：「若不徹樂，有死無二。」論辯數十，金人為屈，留汴候命。有詩云：「鼎湖龍馭去無蹤，三遣行人意則同。凶禮強更為吉禮，北風終未似南風。設令耳與笙鏞末，祇願身糜鼎鑊中。已辦滯留期得請，不辭築館跡江東。」既旋，壽皇有執禮可嘉之褒，除權工部侍郎。

孫君孚(升)云：昔與杜挺之、梅聖俞遡汴同舟，見聖俞吟詩，日成一篇，眾莫能和。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，蓋寢食游觀，未嘗不吟詠思索也。時時於座上，忽引出，奮筆書一小紙，內算袋中。同舟竊取而觀，皆詩句也。或半聯、或一句，有可用者入之。有云：「作詩無古今，惟造平淡難。」乃算袋中所書也。

康與之在髙宗朝，以詩章應制，與左璫狎。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，特為卓絕，上時持玩，以起羹牆之悲。璫下直竊攜至家，而康適來，留之飲，因出示之。康紿璫入取肴核，輒書一絕於上曰：「玉輦宸游事已空，尚遺奎藻繪春風。年年花鳥無窮恨，盡在蒼梧夕照中。」璫見之，大駭，無可奈何。明日伺間，叩頭請死，上聞大怒，亟取視之，天威頓霽，但一慟而已。

「力通青海求龍種，死諱文成食馬肝。」此楊文公詠武帝詩。《漢書》武帝既誅文成，惜其方不盡。膠東欒大與文成同師，因樂成侯求見。帝悅，大曰：「臣恐效文成，則方

士皆掩口，烏敢言方哉？」上曰：「文成食馬肝死耳。」按《洞冥記》云：元鼎五年，郅支國貢馬肝石，半青半黑，如馬肝，舂以和九轉之丹。丹成，發白者皆黑。帝坐群臣於甘泉，有白髮者試拭，皆黑。酷烈不雜丹砂，不可近發。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，帝乃以馬肝石和九轉神明丹賜之。少翁死，即文成也。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，未為不知味之語，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，非也。

歐陽文忠公詩：「山浦轉帆迷向背，夜江看鬥辨東西。」東坡亦云：「山水照人迷向背，只尋孤塔認西東。」身游山水間，果有茲理，二公善於形容矣。

王文康公(曙)字晦叔，嘗宰定海縣。賦回峰院詩云：「山勢欲壓海，禪扃向此開。魚龍腥不到，日月影先來。栁色秋擎出，鐘聲浪荅回。何期隨吏役，暫得拂塵埃。」商逸卿得遺墨刻之。

王元之清明絕句云：「無花無酒過清明，興味蕭然似野僧。昨日鄰家乞新火，曉窓分與讀書燈。」李方叔曰：「千株密樹出嚴闉，走馬天街賜近臣。我亦茅簷自鑽燧，煨針燒艾檢銅人。」二詩善述，冷淡況味漫筆之。

荊公「繰成白雪桑重緑，割盡黃雲稻正青。」之句，古今傳誦。宗人紫芝送謝耘游淮詩有云：「柘空淮繭白，梅近楚秧青。」葢模仿此。

周益公休致，白石黃景說賀以古風云：「相公能辭一品官，不能辭他九轉丹。相公能卻萬鍾粟，不能卻他長生籙。潭潭之府移氣體，新年七十兒童侶。朝朝見客步如飛，窓下時時看細字。高車得似垂車榮，峩冠何如挂冠清。深衣獨樂真天人，誰其友之聃與彭。」

環溪吳沈觀獲詩有云：「新月輝輝動，黃雲漸漸收。」形容甚工。

《芝田録》云：「鑰必以魚者，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。」王荊公詩曰：「開廚發篋鳴鎖魚。」山谷詩曰：「時送一鴟開鎖魚。」

《南史》齊高帝賜明僧紹竹根如意、筍籜冠，隱者榮之。唐李泌隱衡山，嘗取松樛枝以搔背名，曰養和。陸放翁詩云：「夭矯竹如意，鱗皴松養和。」

台州巾山僧任處士翻有詩曰：「絕頂新秋生夜涼，鶴飛松露滴衣裳。前峰月照半江白，

僧在翠微開竹房。」(翠微一作水湄)

孟子言舜封象於有庳，今道永之間有鼻亭，蓋字訛也。正在瀟水之上，舟楫往來其下。客有題詩云：「如今不是當時傲，日日江頭送客舟。」

陸龜蒙詩云：「他年欲事先生去，十賚須加陸逸衝。」注：逸衝嘗事陶隱居，錫名棲靜處士。十賚，猶人間九錫也。秦少游游仙詞一絕亦用此事，詞云：「本是廬山種杏人，出山來事碧虛君。上清欲問因何到？請看仙家十賚文。」

僧島雲過盱江題麻姑山絕句云：「萬疊峰巒入太清，麻姑曾此會方平。一從宴罷歸何處，寶殿瓊台空月明。」「一」先作「自」，後於同輩舉似，同輩云：「詩則清矣，『自』字未穩，當作『一』字。」云服其言。暨再入山，已為人改作一從矣，亦可謂之一字師。

明妃曲，古今作者多矣。近時徐思叔得之所賦一篇，亦為時人膾炙。其詞云：「妾生豈願為胡婦，失信寧當累明主。已傷畫史忍欺君，莫使君王更欺虜。琵琶卻解將心語，一曲才終恨何數。朦朧胡霧染宮花，淚眼橫波時自雨。專房莫倚黃金賂，多少專房棄如土。寧從別去得深顰，一步思君一回顧。胡山不隔思歸路，只把琵琶寫辛苦。君不見，有言不食古髙辛，生女無嫌嫁盤瓠。」髙辛，事出《後漢書》。

柴與之（中行），嘉定間仕於朝，與時宰議論不合，出守章貢。危逢吉（稹）以詩送，云：「力與君王乞得州，補天未了石還收。人才自系國輕重，吾道亦關公去留。殿角才辭槐影日，船頭便轉荻花秋。競誇祖帳都門外，誰識眉攢杜甫愁。」

裘元量（萬頃），豫章人。性恬退不樂仕，以薦者召為司直。在朝嘗賦歸興云：「新築書堂壁未幹，馬蹄催我上長安。兒時祇道為官好，老去方知行路難。千里關山千里念，一番風雨一番寒。何如靜坐茅齋下，翠竹蒼梧仔細看。」遂乞歸。

嚴子陵釣台，題詠尚矣。天台戴適之複古一絕雲萬事中行：「萬頃無心一竹竿，三公不換此江山。平生誤識劉文叔，惹起虛名滿世間。」亦新奇可喜。

唐劉言史觀繩伎一篇，末聯云：「坐中還有沾巾者，曾見先皇初教時。」蓋謂玄宗遺樂。近時髙九萬賦觀思陵禦制墨本絕句，正用此意。詩云：「淡黃越紙打殘碑，盡是先皇禦制詩。白髮內人和淚看，為曾親見寫詩時。」

麻姑山瀑布，泉兩泓而下，灌溉甚溥。豐城孫南叟伯溫為南城簿，嘗游賦古風云：「天關守不嚴，失卻兩玉龍。塵世著不得，忽來此山中。雷霆白晝間，冰雪詩人胸。天公不汝尤，為人作年豐。」甚有江西體制。

道士黃居萬瀑布一絕云：「龍梭織處人難見，地軸輸來尺莫量。定是水仙工性巧，逐時裁去補滄浪。」亦有形容之工。

予曾伯祖（伯琳）官止右選，平生喜為詩，嘗賦五月菊云：「為嫌陶令醉，來伴屈原醒。」之句，時人為之傳誦。

頃傳龜峰絕句，不知誰氏所作，亦有思致。詩云：「大禹胼胝決九州島，百川無複恣橫流。介蟲不覺洪波落，賺在髙峰頂上頭。」

慶元間，韓侂胄用事，貶趙忠定公於永州。舟次衡陽，泊古鄠一夕而死。敖器之陶孫時處士庠，以詩哭之曰：「左手旋乾右轉坤，群公相扇動流言。狼胡無地歸姬旦，魚腹終天痛屈原。一死固知公所欠，孤忠賴有史嘗存。九原若遇韓忠獻，休說渠家末代孫。」

客有誦禽言二詩，句意俱工，惜忘其姓名。《子規》云：「剛道故鄉如許好，其如游子不歸何。自從五柳先生死，空染千山血淚多。」《著新脫故》云「蠶繭方成四月初，鳥能早計巧相呼。誰知機杼聲才息，已有王官來索租。」

廬陵歐陽伯威（鈇）少與周益公同場屋，連戰不利，遂篤意於詩。誠齋嘗摘其警句抄之，如：「西風五更雨，南雁數行書。」「詩成夔子國，人在仲宣樓。」「細雨雙飛鷺，寒蓑獨釣船。」「夢回千里外，燈轉一窓深。」「誰知花過半，方與酒相尋。」「故人驚會面，新恨說從頭。」「天上張公子，雲間陸士龍。」「月白玄猿哭，更殘絡緯悲。」「語離遽如許，話舊複何時。」「巷南巷北人招飲，一雨一晴花奈看。」「有客過門湖海士，隔籬呼酒咄嗟間。」「夢回金馬玉堂上，文在氷甌雪碗中。」「青山如故情非故，芳草喚愁詩遣愁。」「擾擾征人相顧語，蕭蕭落木不勝秋。」「風色似傳花信到，夕陽微放柳梢晴。」「千里歸來人事改，十年猶幸此身存。」絕句四首：「戀樹殘紅濕不飛，楊花雪落水生衣。年來百念成灰冷，無語送春春自歸。」「桑麻得雨更青蔥，芍藥留春結晚紅。怪得鳥聲如許好，此身還在亂山中。」「為憐桃杏亞枝斜，看到斜陽送亂鴉。又是一春窮不死，天教留眼看鶯花。」「蓬窓臥聽疏疏雨，卻似芭蕉夜半聲。煙浪蔽天

天倚葸，略容一點白鷗明。」公跋云：「鳥啼花落，欣然會心處，酌大白咽伯威詩，欲馭風騎氣也。」

昔人題瑞州飛霞山有句云：「野猿來往嘯明月，山鳥兩三啼曉風。」誠齋嘗稱之。

王從周（鎬），吉之永豐人，仕至忠州太守。喜為詩，亦有警句。《早行》云：「發爽帶風梳，齒疏和月漱。」《觀僑寓樓》云：「避喧那厭雨，宜睡不思茶。」《將雨》云：「雲學催詩黑，風仍作頌清。」《望岳》云：「未知真是岳，祇見半為雲。」《望仙樓》云：「只言弱水蓬萊遠，無奈仙風道骨何。」《壽趙倅》云：「仁心廣大麟難比，壽骨清奇鶴不如。」《紹師覓詩》云：「凍雪寒梅雙蠟屐，澄江明月一竿絲。」《送潘文叔》云：「催租更擾潘邠老，付麥誰憐石曼卿。」《出春陵》云：「山色兩間供步障，松陰半畝當郵亭。」《上何尚書》云：「籍通上界神仙府，身現甘泉侍從臣。」《移竹後雨》絕句云：「洗紅窣窣烏薖雨，落葉颼颼皂角風。挂起北牕聊問訊，新移來竹定醒松。」

陶弘景隱居華山，梁髙祖問曰：「山中何所有？」弘景以詩答曰：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祇能自怡悅，不堪持寄君。」陳簡齋嘗仿之曰：「石爐深炷火，撩亂一榻書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寄張扶。」

《列仙傳》：費長房遇壺公，有神術，能縮地脈，千里聚在目前，放之如初。岑參詩云：「帝鄉北近日，瀘口南連蠻。何當遇長房，縮地到京關。」又云：「惟求縮卻地，鄉路莫教賒。」王建詩云：「安得縮地經，忽使我在旁。」葸取諸此。

元城劉忠定公《詠八月十四夜月》云：「萬古照臨終忌滿，一輪明徹豈須圓。」《雙栢》云：「同志不渝均管鮑，清風特立若夷齊。」《撲滿子》云：「多求惟恐心難滿，撲破方知器易盈。」皆寓風厲，可警學者。又《寓興》云：「一紀光陰若擲梭，忍將得喪累天和。聖賢自古成功少，忠信從來獲罪多。孟子寧尤臧氏沮，匡人其奈仲尼何。賈生年少非知道，猶更為文吊汨羅。」尤為忠厚氣象。

漫叟云：詹存中默禱雨詩云：「下寮竊有隨車喜，遙見枝頭少女風。」陸農師稱之。管輅別傳曰：「輅過清河太守，時天旱，輅曰：『今夕當雨，樹中已有少女微風，又有陰鳥和鳴，又少男風起，眾鳥亂翔，其應至矣。』須臾，風雲聿興，玄氣四合，大雨注傾梁。」劉孝威詩云：「電舒長男氣，枝搖少女風。」所對尤的。髙疏寮云：「《易》曰：艮，三索而得男，故謂之少男。兌，三索而得女，故謂之少女。」

誠齋序順庵劉良佐詩槁云：「夫詩何為者也？曰尚其詞而已矣。曰善詩者去詞，然則尚其意而已矣。曰善詩者去意，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？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，然則詩果焉在？曰嘗食夫飴與荼乎？人孰不飴嗜也，初而甘，卒而酸，至於荼也，人病其苦也。然苦未既，而不勝其甘。詩亦如是而已矣。昔者暴公譖蘇公，而蘇公刺之之詞，亦不見刺之之意也。乃曰二人從行，誰為此禍。使暴公聞之，未嘗指我也。然非我其誰哉？外不敢怒，而其中愧死矣。三百篇之後，此味絕矣。惟晚唐諸子善近之。《寄邊衣》云：『寄到玉關應萬里，戍人猶在玉關西。』《吊戰場》云：『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』《折楊柳》云：『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』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，世惟半山老人得之。予不足以知之，予敢言之哉。（云云）」先生此序深造作詩之宗旨，故録之。

劉良佐（應時），四明人。平生用力為詩，見稱於石湖範相，誠齋亦喜其「寂寞黃昏愁吊影，虛牕怕上短檠燈。睡魔正與詩魔戰，窓外一聲婆餅焦。」之句。陸放翁跋其集云：「如『頗識造物意，長容我輩閒。』『日晏猶更眠，犬鳴知有人。』『世事不複問，舊書時一看。』『一夜催花雨，數家臨水村。』『青山空解供眼界，濁酒不能澆別愁。』『覓句忍飢貧亦樂，抄書得趣老何傷。』雖前輩以詩鳴，何以加焉。」

杜牧之云：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鄭谷云：「得句勝如得好官。」命意甚奇。東坡云：「萬戶終輕千首詩。」反杜意也。陳簡齋亦用鄭語云：「書生得句勝得官。」

錢文僖《無題》詩云：「春瘦已寬連理帶，夜長惟有闢寒金。」按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：「魏明帝時，昆明國貢喇金鳥，嘗吐金屑如粟。鳥性畏寒，處之小屋，水精為戶，內外通光，名闢寒台。宮人以鳥吐金飾釵，謂之闢寒金。」餘謂闢字當作畏避之闢，音去聲。若作闢除之義，音入聲，讀之則非。蓋金以畏寒得名，不能禦寒也。文僖詩義誤作入聲用矣，更俟識者訂正。

守法度曰詩，載始末曰引，體如行書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螿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謠，委曲盡情曰曲。此姜堯章語，於詩說見之。

梅和勝執禮未第時，家極貧。雪中以詩謁邑宰云：「有令可干閒閉戶，無人堪訪懶移舟。」近世劉改之過《詠雪詩》云：「功名有分平吳易，貧賤無交訪戴難。」句法相似。

徐文淵送趙天樂赴髙安幕詩云：「溪來城下緑，山到市邊平。」翁靈舒送髙安張録事詩曰：「山上仙蹤丹鼎在，郭邊溪色市橋分。」二詩可謂善狀髙安之景，漫録之。

海棠豐韻嫣然於眾卉間，騷人墨客吟詠尚矣。至僧慧法之叔彭淵材乃以無香為恨，世人未以為然。陸放翁絕句云：「蜀地名花擅古今，一枝氣可壓千林。譏彈更到無香處，嘗恨人言太刻深。」葢為海棠解嘲，亦有深意。

陸放翁云：「參寥詩『初程莫早發，且宿霸橋頭。』語意至工。」故公宿北巖院云：「車馬紛紛送入朝，北巖燈火夜無聊。中年到處難為別，也是初程宿霸橋。」

唐人《汴河》云：「煬帝功成只此河，至今千里賴通波。若無錦纜龍舟事，共禹論功不較多。」此詩兼具美刺之體。

周益公兄乘成居士周子中，生於乙已，葢益公丙午，誠齋辛卯。郡人劉訥敏叔寫為《三老圖》，益公題詩云：「同辭宦路返鄉閭，兩驌驦中間以駑。前後顧瞻羞倚玉，支乾引從偶連珠。三人不必邀明月，九老何妨續畫圖。從漢二疏唐尹後，相親相近此應無。」誠齋題二絕云：「旦奭行間賀季真，黃冠不合附青雲。二南風雅君知否，添個逶迤退食人。」「劉郎寫照妙通神，三老圖成又一新。只道老韓同傳好，被人指點也愁人。」益公形容甚工，誠齋謙遜自處，真一時盛事云。

陸象山《少時作》云：「從來膽大胸膈寬，虎豹億萬虯龍千，從頭收拾一口吞。有時此輩未妥貼。哮吼大嚼無毫全。朝飲渤海水，莫宿昆崙顛。連山以為琴，長河以為弦。萬里不傳音，吾當為君宣。」

豫章鄒應可（定）有詩名，誠齋志其墓云：「其詩曰法自徐師川，上遡黃魯直，以趨少陵戶牖。」嘗過杜工部祠，賦云：「疇昔哦詩憶耒陽，茲因奉檄過祠堂。一生忠義孤吟裏，千載淒涼古道旁。自是風霜欺病骨，非幹牛酒浣詩腸。明朝解纜秋江上，問訊先生一瓣香。」《次韻友人廬山》云：「十年馬足謾間關，腳底廬山未往還。憑誰說與陶夫子，山不負予予負山。」

《雲穀雜記》云：「前輩詠夷齊多矣，獨石延年有一聯云：『恥生湯武干戈日，寧死唐虞揖讓區。』葢夷齊在孟津諫伐紂，而死於首陽。首陽在河中永樂縣，河中即古蒲阪，舜之所都也。」

廬陵劉叔儗（仙倫），詩才豪甚，蓋傷太露。有題岳陽樓一篇，為人傳誦，詩云：「八月書空雁字聯，岳陽樓上俯晴川。水聲軒帝鈞天樂，山色玉皇香案煙。大舶駕風來島外，孤雲銜日落吟邊。東南無此登臨地，遣我飄飄意欲仙。」

魏仲先（野）詩衝淡閒逸，警句前輩稱之甚多。《上陳使君》云：「憂民如有病，見客似無官。」形容甚切，餘喜誦之。

呂紫薇詩話云：「饒德操初見潘邠老《和黃山谷中興碑詩》，讀至『天下寧知再有唐，皇帝紫袍迎上皇。』嘆曰：『潘十後來做詩，直至此地位耶？』」余閱潘詩全篇，誠可亞山谷，所作詩云：「公泛浯溪春水船，系帆啼鳥春崖邊。次山作頌今幾年，當時治亂春風前。明皇聰明真脫謬，乾坤付與奴哥手。骨月何傷九廟焚，蜀山騎驢不回首。天下寧知再有唐，皇帝紫袍迎上皇。神器倉忙吾敢惜，兒不終孝聽五郎。父子幾何不豺虎，君王寧能責胡虜。南內淒涼誰得知，人間稱家作端午。平生不識顏真卿，去年不答高將軍。老來讀碑淚橫臆，公詩與碑當共行。不賞邊功寧有許，不殺奉春猶敢語。雨淋日炙字未訛，千秋萬歲所鑒多。」語意頗壯。

杜牧之詩云：「雞犬圖書共一船」，寇國寶有「人語雞聲共一丘」之句，蓋用此法。

李參預（璧）雲使燕時，伴使李著能誦荊公「草頭蛺蝶黃花晚，菱角蜻蜓翠蔓青。」以為妙，此乃荊公《斜徑》絕句，後聯形狀景物，語意精工，金使亦可謂知詩者矣。

唐人中秋月詩，劉得仁云：「一年唯一夕，嘗恐有雲生。」張祜云：「一年逢好夜，萬里見明時。」司空圖云：「此夜若無月，一年空過秋。」俱用一年字，本朝王黃州云：「莫辭終夕看，動是來年期。」用來年字，意味尤長，非三子可及。

徐師川偶成云：「茅茨雅稱疏籬見，密竹仍於碧水宜。細落李花那可數，偶行芳草步因遲。」徐自注云：「王荊公莫年絕句之妙傳天下云『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』，老夫此詩偶似之耶？善作詩者自可辨。」予謂師川雖欲規仿荊公，終竟不及，識者當自知之。

陸放翁《不如茅屋底》四章，其一：「鑄印大如斗，佩劍長拄頤。不如茅屋底，睡到日高時。」其二：「南伐逾銅柱，西征出玉關。不如茅屋底，高枕看青山。」其三：「火

齊堆盤起，珊瑚列庫藏。不如茅屋底，父子自耕桑。」其四：「列鼎賓筵盛，籠坊從騎都。不如茅屋底，醉倒喚人扶。」此公晚年於丘壑游戲翰墨之作，髙蹈之風尚可想見。

赬桐花前輩少詠竹溪雷公（孝友）常賦云：「粲粲朱英葉似桐，熏風披拂到西風。迎秋送夏嘗相見，誰道花無十日紅。」器業遠大於此見矣。

錢塘下天竺寺石門澗中有臥龍石，慈雲法師有詩云：「梅有和羹日，龍無為雨心。」以其石罅生梅也。

南康人家有亭，占山水之勝，取山谷詩以「天開圖畫」名扁。有詠者云：「須知造化安排巧，不費丹青點畫工。」隱然意在。

浙僧融公好為詩，有警句，如云：「試茗知泉味，看花省藥名。」《御愛梅》云：「調鼎和羹知有在，聖輿不為暗香來。」僧中傳誦，此梅蓋曾經車駕賞幸，故云。

武允蹈，字徳由，髙安人。連蹇場屋，刻意於詩，日煆月煉，時出新句。如「露萱酣宿蝶，風朩撼鳴鳩。」「屋頭風過雁，燈背月移窓。」「霜林五色錦，煙渡一縈絲。」「午簟展風供睡課，夜窓扃雨了詩逋。」「眼昏書字不著紙，耳重聽言嘗問人。」皆警策可味，雷竹溪序之。

居鄉如處子，居官如戰士。處子嘗畏人，戰士惟有死。兒曹書諸紳，勿謂平平耳。此白石黃巖老詩，可謂至言。

唐人韋鵬翼絕句：「豈有閒尋三徑竹，卻嫌絲管好蛙聲。自從煮鶴燒琴後，背卻青山臥月明。」所謂殺風景之甚者。

曾文清公云：「山谷以竹夫人為青奴，餘亦名腳婆為錫奴。戲作絕句云：『露帳桃笙晝寢餘，此君那可一朝無。秋來冷落同班扇，歲晚溫柔是錫奴。』」

海昌真如寺般若台，張橫浦名之，台上有郭熙畫山水焉。有井曰靈泉，公有詩云：「髙僧超物外，有戶晝嘗扃。海闊知天大，泉甘識地靈。一簾春月靜，半點越山青。便作歸歟興，移文休勒銘。」

宗人紫芝贈李道士云：「教人知遁甲，喚客問勾庚。」前人所未對，亦警句也。

「栢生如拳柳如把，同時移根種庭下。栢生未活柳已榮，春風飛飛意艷冶。青條眼看十餘尺，疏陰朦朧反藏栢。栢低若羞不自奮，旁人來觀為栢惜。飛霜漸久時鑰遷，秀色不複如舊年。折乾枯條委爨下，栢生無礙自參天。」此云是先生劉敞所賦《種栢》之詩，詞近旨遠，真有味之言。

黃山谷治平三年赴鄉舉，詩以野無遺賢命題。主文衡者廬陵李詢，讀詩中兩句云：「渭水空藏月，傅巖深鎖煙。」擊節稱賞，以為此人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，遂膺首選，持衡留藻，鑒李公之謂乎。

張文潛讀中興頌云：「萬里君王蜀，中老許表民。虞美人草行，玉帳佳人坐。」中老二句之工，在一老字耳。

白樂天詩云：「倦倚繡床愁不動，緩垂綠帶鬢鬟低。遼陽春盡無消息，夜合花前日又西。」好事者畫之為倦繡圖。

詩中用意以倒翻古人公案為奇，陸放翁尤多此格。如云：「君看赤壁終陳跡，生子何須似仲謀。」「太平事業人皆見，不計封倫死與生。」「少游細看猶多事，何用人間下澤車。」絕句云：「觀雪剡溪天下勝，題詩嘗恨不能奇。未應便許微之語，此興何年有盡時。」

杜詩：「漆有用而割，膏以明自煎。」黃山谷云：「龜以靈故焦，雉以文自殪。」蓋取《漢書兩龔傳》：「熏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消。」之語。

山谷云：「石吾自愛之，莫遣牛礪角。牛礪角尚可，牛鬬殘我竹。」語甚崛奇。李太白《獨漉篇》云：「獨漉水中泥，水濁不見月。不見月尚可，水深行人沒。」山谷句法抑恐有取於此。

杜牧之云：「此信的應中路得，亂山何處拆書看。」予嘗如京，中途得家問，時立馬亂山間，方思是句之為工。

吳仲權（鎰）絕句云：「子猷君竹竹卿卿，車騎幕中塵不清。不是淵明真愛菊，菊花冷

淡似淵明。」張於湖極稱之。

參政任公（希夷）賦雪有云：「人間草木皆瑤樹，天下樓台盡玉壺。」雖非禁物體，然甚有凌雲氣。

裘元量初筮樂平印曹，與野處洪公詩篇往來，公每稱許元量。嘗有「雲歸青嶂雨初歇，花臥碧苔春已休。」之句，公尤降服。

誠齋為江東常平使者行部，境內一客獻詩，誠齋極喜。詩云：「江東使者行部時，信船一只櫓兩枝。不知夜來春雨過，系在誰家門外籬。我欲從人問消息，個樣船多無處覓。就中一事最堪稱，隔船聽得讀書聲。」

詩有以法家語為對，如東坡云：「避謗詩尋醫，畏病酒入務。」先子亦有云：「架閣酒無價，編修詩未工。」

陸放翁《小築》云：「雖然隱士子午谷，寧愧詩人丁卯橋。」對偶極清切。杜少陵《贈元逸人歌》云：「故人今居子午谷，獨在陰崖結茅屋。」《王莽傳》：「莽以皇后有子孫瑞，通子午谷，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。」師古曰：「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，名子午谷。」唐許渾有《丁卯橋集》，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，渾居橋北，謂之丁卯莊，故基尚在。

劉槩，青州人。富韓公守青時，遇之甚厚。吟詩有云：「西軒忽見好溪山，一丈閒愁減三尺。」之句，為人所傳。陸放翁《得趙若川書》云：「儲淚一升悲世事，減愁三尺看君書。」疑用前語。

「東風料峭作春寒，吹盡汀花客未還。白水渡頭煙雨暗，竹林猶隔嶺南山。」此詩僧自益絕句，題於長樂縣秀峰寺壁間。姚令威賡其韻云：「陰陰石壁暮生寒，底事詩人去未還。海闊雲深無處問，子規啼斷月中山。」

清源石賡，字聲叔，能詩。有雲「山盡疑無路，雞鳴卻有村。」，荊公稱獎之，用為法寺，數年得監司。

徐淵子（似道）寓泰和日，嘗謁誠齋，贄以詩云：「昨日離山谷，今朝謁子云。煙霞俱

獻狀，草朩亦能文。投刺真成贅，哦詩不當芹。匆匆拜床下，此意欠三熏。」公即席和云：「夜對三更月，朝揮五朵云。葛藤前輩話，衣缽古人文。濁酒唯山果，藜羹趁水芹。看承無一物，清絕炷爐熏。」今《誠齋集》亦遺此詩。

晚唐詩人最盛，其集遺逸者尤多。御史黃滔、推官李咸用，皆晚唐詩人，而集不顯，誠齋嘗得其本序之。黃滔《聞新雁》云：「一聲初觸夢，半白已侵頭。餘燈依石壁，片月下滄洲。」《游東林寺》云：「寺寒三伏雨，松偃六朝枝。」《上李補闕》云：「諫草封山藥，朝衣施衲僧。」《退居》云：「青山寒帶雨，古朩夜啼猿。」李咸用如「見後尤無語，別來常獨愁。」「孤城三面水，古朩一邊春。」「月明千嶠雪，灘急五更風。」「燈殘偏有焰，雪甚卻無聲。」「雲藏山色晴還媚，風約溪聲靜又回。」「未醉已知醒後憶，欲開先為落時愁。」皆誠齋集中所摘佳句。

黃亞父，黃山谷之父，所居修水上，其旁東山寺。公有絕句題石云：「竹風松月牢於鎖，關閉人心物外情。燕雀聞經俱已慣，歸來不怕讀書聲。」

誠齋云：「年少作千餘篇，至紹興壬午皆焚之。大槩江西體今所存《江湖集》者，葢學後山、半山及唐人也。嘗舉似舊詩數篇於尤延之『露窠蛛恤緯，風語燕懷春。』『立岸風大壯，還舟燈小明。』『疏星煜煜沙穿石，緑雲擾擾水浮苔。』『坐忘日月三杯酒，臥護江湖一釣船。』延之慨然曰：『焚之可惜。』予亦無甚悔也。」

韓愈和裴晉公詩曰：「旗穿曉日雲霞雜，山倚秋空劍戟明。」洪慶善云：「一士人謂以我之旗況彼雲霞，以彼之山況我劍戟，詩家謂回鸞舞鳳格。按古樂府有『雲屯兩陣合，劍聚七星明。』謂雲不對星而對劍，劍不對陣而對云，謂之互對。」牡丹篇詠至唐人始盛，如李正封羅鄴之句，尤膾炙人口。白樂天有「映葉多情隱羞面，含叢無力倚新妝。」

《卻掃編》云：「陳參政（去非）學詩於崔德符，嘗請問作詩之要。崔曰：『凡作詩，工拙難悉。論大要，去俗而已。天下書不可不讀，然不可有意於用事。』去非亦常語人言：『本朝之詩，有慎不可讀者，有不可不讀者。慎不可讀者，梅聖俞，不可不讀者，陳無已也。』」

白樂天云：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未篡時。若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此。」詩乃二十八字史論。

誠齋云：「或問何謂雙聲疊韻？『行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輈格磔聲。』上句疊韻，下句雙聲也。何謂蜂腰鶴膝？曰：『詞源倒流三峽水，筆陣獨掃千人軍。』『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』前一聯蜂腰，後一聯鶴膝。」

零陵一野寺，山谷親筆一詩有云：「春將國艷熏花骨，日借黃金鏤水紋。」將借二字甚工。誠齋詠木犀亦云：「天將秋氣蒸寒馥，月借金波滴小黃。」山谷狀二字，誠齋狀一字，尤得奪胎法。

諫議宋文淵（齊愈）宮詞云：「禁城春水碧溶溶，流出桃花萬片紅。葉上細看無一字，始知無女怨春風。」較唐人所作，又出一頭地。

蘇潁濵云：「李太白詩過人，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蕊，其詩云：『羅幃卷舒似有人，開明月直入無心。』可猜不可及。」

真西山，嘉定間以論邊事與時相不合，出知泉南，家仲本（橫）餞以古風云：「班行朝遣白羽書，江頭夜鳴青竹輿。海邊太守歸閩客，底事何用驚皇都。北門揮掃窓雲霧，南國驅馳樹風雨。秋深羽扇擲天外，水滿桔槔賤如土。長淮中斷天悠悠，龍臥不起令人愁。橐駝滿都塵不休，盜賊失喜蒼生憂。中興人物自人物，黃鵠高飛白鷗沒。萬里相思百里別，明年與公共秋月。」仲本有《題釣台》云：「掉臂辭漢爵，公乎豈不情。為嫌張禹佞，故學伯夷清。大節群公倡，高風百世傾。阿瞞窺鼎意，終老愧先生。」皆人所膾炙，仲本方駸駸要路，立朝大節，必可觀矣。

張約齋（鎡），循王之孫，游意風雅，與誠齋、放翁倡和，詩多佳句。《晚晴》云：「楊花飛盡芰荷香，蠶事方休乳燕忙。天色賺人無處會，曉晴晝雨晚斜陽。」又云：「游人何處是生涯，醉倒乘風臥酒家。滿面落花敲不醒，夢魂荒忽入南華。」《題六合寺》云：「古剎藏幽勝，深林一徑寬。樓高鐘韻遠，竹密月陰寒。花認香邊折，山宜雨後看。耽詩眠不得，清興寄毫端。」

齊人謂相許為掉磬，姚令威次許志仁韻云：「詩社得公能掉磬，牆東知有隱君翁。」

豫章李公（大異）持節日，過山谷墓，賦二詩云：「曾從史館侍虛皇，千載文章日月光。今日青青原上草，依稀猶帶六經香。」「百年文物豫章公，喬木陰陰祇晚風。楚些屢吟招不得，紫雲扶上玉樓中。」

傅自得云：「予嘗以作詩之要叩韋齋先生朱公（松），時積雨初霽，西風淒然。公因舉簡齋『開門知有雨，老樹半身濕。』又韋蘇州為『諸生時列坐，共愛風滿林。』之句，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到，葢與陶彭澤『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同一關捩。三人者，出處窮達雖不同，誦此句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逸。予時心開神會，始知為詩之趣。傅作韋齋集序，遂述其語。」

常德寇公泉，葢公南遷時過之，題曰：「寇平仲酌泉煮茗，回望北闕，黯然而行。」張南軒觀之曰：「寇公不忘君，丁公為已而已。」因題詩云：「酌泉清爽涼如在，拜佛低頭有厚顏。用舍可知當日事，忠邪難掩片言間。」

西溪姚令威。寬博物洽。聞尤工於詩。集中多警句、《春莫》云：「淡香花濕雨，薄影絮行風。」用昌黎《雪》詩：「舞鏡鸞窺沼，行天馬度橋。」《懷歸》云：「客心春雁急，詩思暮江寬。」《夜雨》云：「春潮生蛤暈，夜雨長蝸涎。」《遣懷》云：「日晚燕爭戶，風飄香入簾。」《惜春》絕句云：「游絲系日春無跡，飛絮穿簾雪不寒。惟有閒雲輕映日，留陰特地惜花殘。」皆前人所未道也。

豫章揭（純雄）登進士第，未唱名而卒。樞密使劉仲洪吊之以詩云：「黃金榜在人何在，白玉樓成記未成。」

竹坡黃伯庸（疇老）《老翁謠》云：「白頭老翁髮垂領，牽孫與客摩孫頂。翁年八十死無恤，憐汝孩童困飢饉。去年雖旱猶半熟，今年飛霜先殺菽。去年雖飢猶一粥，今年甕盎無餘粟。客謝主人將孫去，淚下如糜不能語。伶仃老病惟一身，獨臥茅簷夜深雨。夢回猶自誤呼孫，縣吏催租政打門。」深得諷刺之體，因録之。